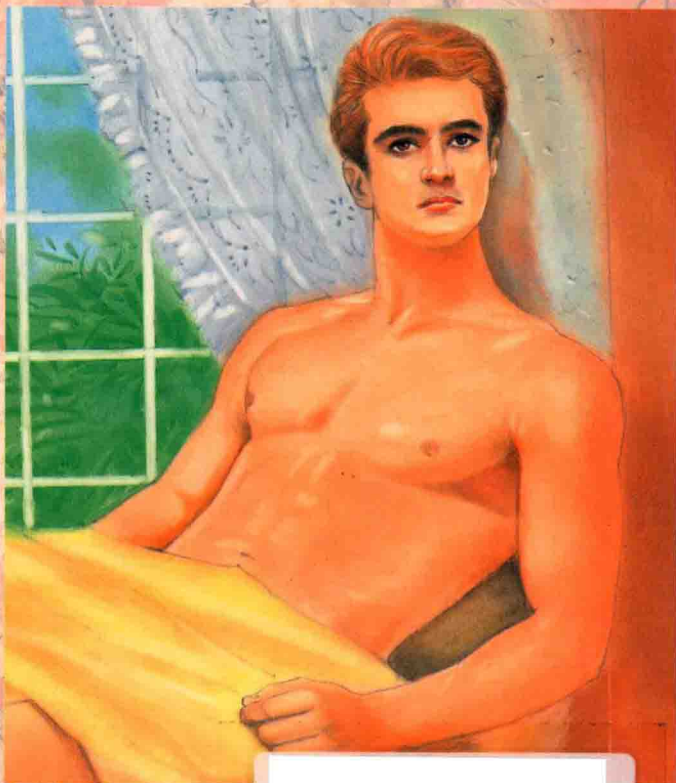


夢中男人

琳達·霍華◎原著

李 淇◎譯

浪漫經典295



Dream
by Linda Howard

林白出版

• 浪漫經典295 •

夢中男人
Dream Man

原著 Linda Howard

蘇蓮・霍華

譯者 李 淇

0407000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 295

夢中男人

Dream Man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5·8月

原 著：Linda Howard

譯 者：李 淇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涂淑安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65889-0 544071

傳真：(02) 765889-1

劃撥帳號：00749801

發行字號：局版登字第883號

排版者：書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海山路8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四年八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870-4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浪漫經典295 •

夢中男人
Dream Man

原著者：Linda Howard

琳達·霍華

譯者：李 淇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 **Dream Man**

by **Linda Howard**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4, by Linda Howington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ocket Books,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5,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 295

夢中男人

Dream Man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5·8月

原 著：Linda Howard

譯 者：李 淇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涂淑安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新龍江路71巷15號二樓

電話：(02) 2552-0000 / 2552-0001

傳真：(02) 2552-0000

劃撥帳號：00749801

發行字號：EBC全業字00226 號

排版者：書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二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四年八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870-4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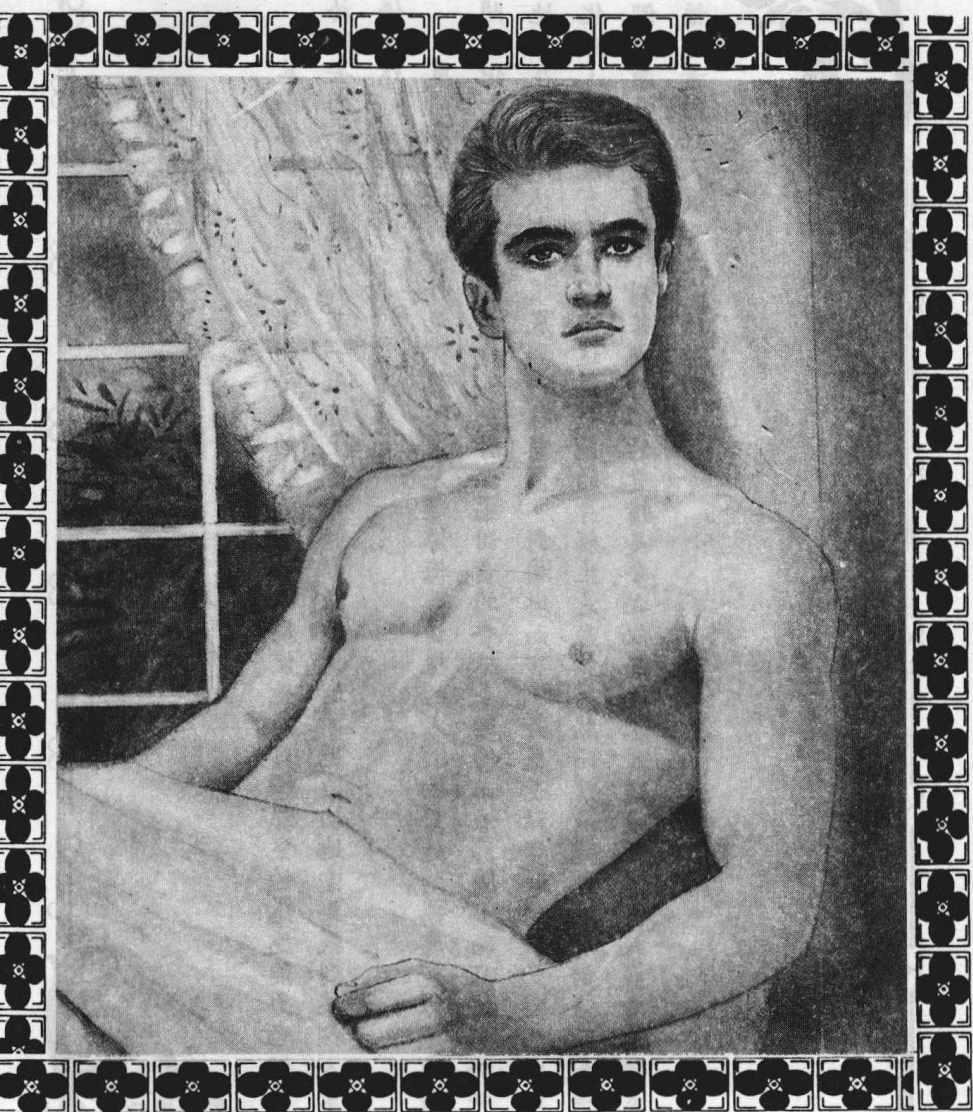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姜梅琳試圖擁有安寧而平凡的生活。她以爲使她能目擊罪案的感應能力已經毀於過去的一場夢魘中。某一天晚上她的能力徹底重返，她迫切地需要找到某個人來停止這一切。

奧蘭多警局的何丹尼探員從未見過像梅琳這樣的人。他對她的感應能力頗有疑問，但知道自己有多想要她。她那溫柔甜蜜的香味令他的血液沸騰，而且他想要將她擁在懷中以抹去她眼底那一抹悲傷。對梅琳而言，丹尼是結實肌肉及灼然體熱的化身，從來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令她的身軀生意盎然。然而就連她也沒有辦法預知他們的激情不僅導致了對若即若離的愛情美夢之飢渴追求，還導致了深入威脅他們幸福遠景的狂人異心之危險旅程……



姜梅琳和其他週五夜晚的電影觀眾一起離開那家多廳電影院時，已是十一點三十分了。電影還不錯，是部令她大笑數次、心情愉快的輕鬆鬧劇。快步走向自己的車時，她可以從人們目前的行為舉止看出他們剛才所看的是哪一部電影，其實很簡單。在停車場中手牽著手甚至接吻的男女剛才所看的必定是部愛情片。那羣氣勢洶洶的十來歲男孩剛才看的是最新的驚悚動作片。另一羣正進行熱烈討論、衣著得體的上班族所看的是最新版女性主義式電影。梅琳很高興她選的是喜劇。

車子在明亮的高速公路上疾駛時，她突然發現自己心情很好，是近年來最愉快的一夜。更精確地說，是六年以來最開心的一夜。

回首前塵，她瞭解到她的心緒已經平靜好幾個月，然而對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之投入令她忽視了這一點。長久以來她只是按部就班地從事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生活，然而在時光的流逝中她逐漸恢復過來，就像是截肢病人從痛失肢體的傷痛中痊癒、學會應付一切並重新享受生活。她的損失是心理而非生理上的，而且和截肢病人不同的是，她曾在無數漫漫長夜中祈

禱她所失去的那一部分將永遠不會回來。過去六年中不知從何時開始，她不再生活於知道所失去的將會重返的恐懼中，她只是繼續過自己的日子。

她喜歡正常的生活。她很高興能和常人一樣去看電影、坐在人羣中。那些都是她以往做不到的，多年前當她明白自己能夠和常人一樣去看電影之後，有一陣子她成了個電影發燒友，看遍了所有她認為不會引發什麼問題的影片。有一陣子她無法接受含有任何程度暴力的影片，但近幾年來她已經能看一些普通的動作片，儘管那不是她最喜歡的影片類型。令她訝異的是，她尚未能接受描寫色情的場景。她本以為暴力鏡頭將令她難以消受，但到頭來她無法應付的卻是對男歡女愛的描寫。艾博士常說，人類心理是無法預測的，她發現他說的沒錯。發生於她生命中的暴力在她心裡留下清晰的傷痕，而有關於「性」的那一部分只是令人不愉快而已。然而令她緊閉雙眸無法正視的是有關於「愛」的那一部分。

下了交流道後，她駛進一條四線道路，紅燈暫時停止了車流。她做了個深呼吸，將收音機調到一個播放舒緩音樂的頻道，感覺到音樂及電影所留給她的輕鬆心情融合成一種微妙的、生理上的滿足——

——刀刀閃著銀光直線衝下，揮舞下來時發出了低沈悶鈍的聲響，刀刀向上舉而紅色的液體往下——

梅琳的身體猛然抽搐，對閃現於心頭栩栩如生的恐怖影像做出無意識的生理排斥。「不

。」她輕聲呻吟，她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尖銳而短促。

「不。」她再次說道，儘管早就知道這種抗議徒勞無益。她緊抓住方向盤以至於指關節發白。儘管如此，她還是不由自主地渾身戰慄，她看到自己的手指開始痙攣、抽搐。

——黑暗而狡黠的愉悅、勝利、譴責——

又發生了。老天！又回來了！她本以為自己已經自由，但她錯了，恐懼感逐漸滋長、緩緩向她逼近。她從經驗中得知，她將被那種感覺迅速吞噬。她勉強控制住逐漸不聽使喚的肢體，將車開向右方以免阻住車流。當她的車過度接近旁邊的一輛車時，喇叭聲轟然響起，但在她聽起來那聲音遙遠而低沈。她的視線逐漸模糊。絕望之下她將車停了下來，希望自己已完全置身於繁忙的交通之外。但接下來噩夢似的影像重返，如探照燈般在她四周掃射一番後再向她逼近。

她的雙手癱軟地垂落至膝蓋上，她坐在車位上直視前方，眼睛眨也不眨，看到的全是內心的影像。

她的呼吸越來越急促，粗糙的聲音開始在她喉嚨底處成形，但她聽不見。她緩緩舉起右手緊握成拳頭，彷彿抓住了什麼東西。拳頭劇烈地揮動三次，彷彿以僵硬的動作進行戳刺。接著她再度平靜下來，她的臉龐像石雕般空茫，她的目光呆滯。

將她喚醒的是輕敲車窗的聲音。有一剎那既困惑又疲憊的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道明亮的藍光照進了她的眼睛。她將呆滯而迷茫的目光投向那個俯身向車窗內窺伺的男子。她不認識這個人，她不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他是個陌生人，而他正企圖進入她的車內，尖銳的恐懼刺穿她。

接著理智重返，現實突然變得清晰。那個男子正用手電筒輕敲車窗，光芒照亮了他制服胸前的識別章。這個蹙眉、語調中含有權威性的男子是個警察，閃耀出紅藍色光芒的警車正停在她的前方。

夢魘般的影像太真實、太恐怖。她知道她必須驅散那些影像，否則無法過正常的生活。她必須控制住自己，某些回憶在潛意識中浮游，但不肯清晰現形。她推開那些如霧的迷障，顫抖著手指搖下車窗。這麼一個小小的動作幾乎耗盡了她所能聚攏的精力，蝕骨的倦怠感令她的肌肉痠疼而麻痺。

溫暖潮濕的空氣湧進打開的車窗。警察以手電筒掃視轎車內部。「怎麼回事，小姐？」她覺得腦袋一片混沌，思緒停滯。但是，她知道她最好不要說出事實，那會給這位警察吸毒的印象。對了，這就是她所感受到的模糊恐懼，正常人在監獄裏待上一夜或許沒什麼，對於目前身心不平衡的她而言，一夜就足以引發幽閉恐懼症了。

她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看起來蒼白憔悴。「呃……我很抱歉。」她的聲音在顫抖，她努力編織出一個稍具可信度的解釋。「我——我是個癲癇症患者，我剛才覺得頭

暈目眩，因此將車子停了下來，我想我必定是有點發病。」

手電筒的光照在她臉上。「請下車，小姐。」

她又開始顫抖，不知道雙腿是否仍聽使喚。但她下了車，抓住車門以支撐自己。耀眼的藍光刺進她的雙眸，她轉頭避開強光，僵直地站立著，開始像脆弱的白楊樹般戰慄不已。

「我可以看妳的駕照嗎？」

她的肢體如灌了鉛般沉重。她費了好大一番工夫才取出皮包，接著立即將之掉落在地上，皮包內的物品灑落一地，還好沒什麼可疑之物，連一包香菸或止痛劑藥瓶都沒有。即使事過六年，她仍不敢信任市售成藥。

她壓抑住倦怠感，集中精神拾起皮夾，取出駕駛執照，警察一語不發地檢視駕照後將之還給她。「需要任何協助嗎？」他問道。

「不，我現在覺得好多了，只——只是還會顫——顫抖。」她說道。她的牙齒格格作響。「我住的地方離這裏不遠，我可以撐得到。」

「我可以跟在妳後面，確定妳平安到家。」

「好的，謝謝。」她感激地說道。她願意說任何謊言以免被送進醫院，但她並未喪失全部理智。她筋疲力竭，虛脫感比她所能回憶的還要嚴重。她還需要應付那些夢魘般的影像，她設法將之逐出腦海。她不能再任自己胡思亂想，目前她必須將精神集中於最迫切的任務：

回家。

警察幫助她拾起散落一地的物品，不一會兒她又端坐於方向盤後了。她小心翼翼地開著車，每一個動作都耗去大量的精力。有兩次她發現自己合上眼皮而黑暗由潛意識中逼近。

她終於到家了。駛進家門前的車道後，她下車向警察揮手告別。她將身軀倚在車上，目送警車駛離。當警車消失於街口轉角後，她才舉步走向屋內、走向安全。

她以虛弱、顫抖、功能半失的手將皮包的帶子套在頸子上以免它再度掉落。她在原地站立片刻以聚集全部精力後才舉步跨過前院草皮，步伐癱軟無力。她像個醉漢般蹣跚而行，身軀左搖右晃，視線漸趨模糊。倦怠感勃然滋長，吞噬了她的肌肉，攫走了她的自制力。每一步都比前一步來得沈重，她步上台階，接著站立不動，身軀開始前仆後傾。她試圖舉足，但肢體不聽使喚。她的足踝彷彿繫上了上億般沈重的鐵塊，令她無法挪動。

她開始痙攣，又是一個時常出現於往日生活的生理反應。她知道再多撐上幾分鐘就會全然崩潰。

她頹然蹲下，肌肉的疼痛對她而言不過是種遙遠而鈍重的感覺。她聽得到自己劇烈而緊繃的呼吸在黑暗中發出空洞的回聲。她緩緩地將身體拉直，掙扎著步上台階並抑制住內心湧起的黑暗。

終於來到家門前，鑰匙，要有鑰匙才能開門。

她無法思考，黑霧令她思緒停滯，她不記得自己將鑰匙放在哪裏。在皮包裏？在車裏？抑或她遺失了鑰匙？她無法再走回車子那裏，她撐不了那麼久。她開始在皮包內摸索，希望找到鑰匙圈。她應該可以憑感覺找到它，她的鑰匙圈是某種金屬環狀物，但她就是沒找著。

環狀物……她早已將鑰匙圈像手鐲般套在腕上，這是個她視之爲理所當然的老習慣，難怪根本沒想到。她將鑰匙圈從手腕上褪了下來，但無法將鑰匙插進鎖孔中。她看不見，包圍著她的是全然的黑暗。她再度嚐試，憑著觸覺找到鎖孔，用盡最後一分毅力將鑰匙導向鎖孔……成功了！她喘著氣轉動鑰匙直到聽見門鎖開啓的聲音。

她不能忘記鑰匙，不能將它留在鎖中，將鑰匙圈戴回腕上後，她轉動門把，門應聲而開。本來將身體靠在門上的她隨著門的開啓而傾身向前，她的人半在門內、半在門外。

再撐一會兒。她在心中鼓勵自己，接著再度指揮自己的肢體。走進屋內到足以將門關上的程度就可以了。

這還不算爬行。她將自己拖進了屋內，呻吟出聲，但自己並未聽到聲音。門。她必須將門關上，接下來她才能向黑暗屈服。

她的手臂軟弱無力地揮動，但沒碰到門。她開始動用自己的腿，它接受了命令，緩緩抬起，微弱地一踢。門輕輕地關上了。

接著黑暗全然籠罩了她。

她躺在地板上不動。光陰隨著時鐘的滴答聲流逝，銀灰色的晨曦照進屋內。早晨來臨，明亮的陽光從牆上移至地板，最後終於滑落到她臉龐。她挪動身軀以避開隨光而來的熱，從深沈的昏迷狀態轉換至較正常的睡眠狀態。

直到下午她才醒過來。睡在地板上並不舒服，每變換一個姿勢，她僵硬的肌肉就發出一聲抗議，催促她醒來。身體其他部分也開始發出抗議，漲滿的膀胱即為其中之一。此外，她也極為口渴。

她掙扎起身，像個快到達終點的馬拉松選手般頭部低垂，她的膝蓋疼痛，尖銳的刺痛令她倒抽了一口氣。她的膝蓋怎麼了？她怎麼會睡在地板上？

她在困惑之下環顧四周，認出了她這個安全而熟悉的家、舒適的小客廳。她想站起來，但有什麼東西纏住了她的腳。她解開糾纏不清的帶子，將那東西推開，接著蹙眉，這看起來也很熟悉。她的皮包。但她的皮包怎麼會在這裏？

不管它。她很累，疲倦至極，累得骨頭發軟。

她用附近的一張椅子支撐住自己，緩緩地站了起來。她的肢體協調出了問題，她像個醉漢般踉踉蹌蹌地走向一個醉漢常去的地方：廁所。她覺得這種對比有些好笑。

解決了最迫切的需要後，她倒了杯水一口氣喝下去。但她喝得太猛，下巴上溢出了幾滴水。她不在乎，記憶中她未如此渴或如此疲倦。六年來這是最糟的一次——